巫寧坤一生煉獄成就「血書」

文丨禾子

多年以後，飽經滄桑的巫寧坤，或許無數次回想起在芝加哥大學向他道別的那一刻，李政道意味深長地說：「我不願讓人洗腦子。」當時的他，因急切地想回到故土貢獻所長，對於李政道的話語，懵懂無知，更談不上警惕。

公有領域



▲ 國際關係學院（左起）張誠、巫寧坤、張春江合影照。

受到余英時高度評價

巫寧坤（1920—2019），江蘇揚州人，美籍華裔翻譯家。代表譯作有《了不起的蓋茨比》，以及英美名家的小說和詩歌等，相關譯文堪稱典範。巫寧坤在晚年還著有回憶錄《一滴淚》、散文集《孤琴》等，均深獲好評。

余英時先生極度讚賞巫寧坤的《一滴淚》，認爲它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共統治下的「受難血書」。余英時說：

「巫先生以『受難』的全部人生，爲中國史上最黑暗時代作見證，這是他個人的不朽盛業，然而整個中華民族所付出的集體代價，則是空前巨大的。我不禁想起了趙翼的兩句詩，引之以爲序文的結語：國家不幸詩家幸，吟到滄桑句便工！」

李政道送別道出警語

巫寧坤於 1939 年起就讀於西南聯合大學，之後他中斷了學業，志願爲飛虎隊擔任譯員。戰後，巫寧坤赴美國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讀書，再到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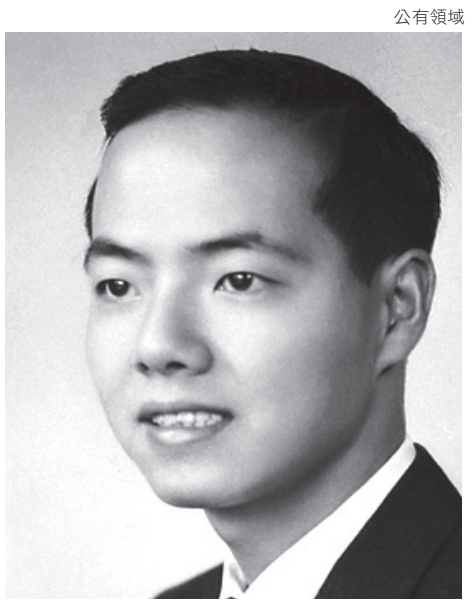
1951 年，燕京大學邀請巫寧坤回國任教。 8 月中旬，巫寧坤抵達北京，燕大西語系系主任趙蘿蕤親自來火車站迎接。當初巫寧坤收到燕大邀請時，芝大好友李政道勸阻他說：「我不願讓人洗腦子。」巫寧坤覺得很滑稽，一笑置之。由於巫去意已決，李政道就幫他收拾行李，在他的行李箱上寫上「北京燕大巫寧坤」以爲紀念。

思想改造方知洗腦滋味

回國不過兩個月，巫寧坤就到中南海聽周恩來的報告，長達七個小時的報告，讓巫寧坤感到頭昏腦脹，不禁想起了李政道「洗腦子」的說法，他想，難道這就開始了嗎？

此後，思想改造運動正式展開，燕大是基督教在中國成立的教會大學因此首當其衝，校長陸志韋被宣布爲「美帝國主義分子」。在一次批判大會上，有受校長提拔的教授上臺攻擊陸志韋，甚至連校長的女兒也做了「大義滅親」的發言，這讓巫寧坤感到震驚。

公有領域



◀ 巫寧坤的好友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

緊隨其後，輪到巫寧坤檢討時，他坦承自己「迷戀西方文學，脫離祖國人民的解放鬥爭，需要改造思想」，以爲這樣就能過關。沒想到有學生記錄了他平日與學生的談話，作爲他散布資產階級思想的罪證。之後燕大解散，巫則被調往天津南開大學。

1952 年，巫寧坤帶著母親來到南開大學，住在臨時建築裡，每天面對著刻板的政治學習和無休止的「批評與自我批評」。

1955 年 9 月，「肅反運動」開始，巫寧坤竟然成了「頭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」。一位資深教授因無法承受運動的壓力而自盡，他也被軟禁在家中。妻子臨產時，他無法送她去醫院，她只能獨自乘公交車去市內生下了兒子，兒子取名「一丁」，希望他在「萬歲」聲中能當個普通人。

反右運動 掉進陽謀陷阱

不久後，南開大學的「肅反運動」草草收場。市委負責人找巫寧坤談話，表示歉意，並保證今後不會再有這樣的運動了。

1956 年夏天，巫寧坤被調回北京的一所外語學院任教。好景不長，1957 年「整風運動」開始，巫寧坤輕信了號召提意見的動員，在「鳴放會」上發言。在「鳴放」的氛圍中，他甚至用英語高呼：「不自由，毋寧死！」

「北京之春」轉瞬即逝，「整風運動」轉向變成了「反右運動」。院長兼黨委書記告訴巫寧坤，根據他的「三反」罪行可以槍斃，但黨是寬大的，只劃爲「極右分子」，開除公職，送勞動教養。

1958 年 4 月，他告別懷孕的妻子，被送進了半步橋勞教所。他帶著簡單的換洗衣物和兩本書——《哈姆雷特》和《杜甫詩選》。在勞教所裡，他每天「交代罪行」，啃發霉的窩頭，忍受惡臭。

6 月，巫寧坤收到妻子從醫院寄來的明信片，得知自己有了一個女兒。他引用杜甫的詩句「萬古雲霄一羽毛」，便給女兒取名「一毛」，希望她將來能翱翔雲霄。

勞改農場 命懸一線

之後，巫寧坤被押送到北大荒的勞改農場，在荒無人煙的處女地搭建帳篷，開始繁重的勞動，挖土造堤。夏季日長夜短，他們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。

之後接著漫長的冬季冰天雪地，他們依然在戶外勞動，最低氣溫達到零下 40 度。他們拉著耙犁到結冰的湖面收割蘆葦，修建運河。巫寧坤這才明白，史家和政客讚不絕口的「中國人民的勤勞和智慧」背後，是無數勞改犯的血汗。

1960 年，巫寧坤被轉移到清河勞改農場，開始了三年大饑荒時代，伙食更加惡劣，許多人患上浮腫。巫寧坤也患了浮腫，生命垂危。有一天，他奉命去埋葬一個死去的「右派」，他意識到今天埋別人，明天就換別人埋葬自己。

巫寧坤於是給妻子寫信，讓她來見「最後一面」。妻子帶著長男前來探監，看到他瘦骨嶙峋的樣子，驚慌失措。

後來巫寧坤獲准保外就醫，回到了妻子身邊。一年後，知識分子被「脫帽加冕」，巫寧坤的身體逐漸恢復，在安徽大學外語系當了臨時工。後來他們又生了一個兒子，他取名「一村」，希望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次年，他被摘掉「右派」帽子，但仍是臨時工。他則以「知足者常樂」爲座右銘。

文革地獄 飽受磨難

然而，文革爆發，再次粉碎了人們卑微的願望。安徽大學的學生開始揪鬥「牛鬼蛇神」，一天深夜，巫寧坤被學生從家中拖到籃球場批鬥。從此他又成了「專政對象」，株連全家。妻子經常被騷擾，孩子們被罵是「小右派」、「小反革命」，小兒子在幼兒園被孤立。八歲的女兒被騙去寫了「打倒反革命分子巫寧坤！」的大字報。

「紅衛兵」抄了他的家，他年邁多病的寡母被勒令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安徽大學回原籍，兩年後因缺醫少藥含恨去世。

1967 年開展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」，巫寧坤這個小小的臨時工竟然也算一條「大魚」。「牛棚」的生活就是白天勞改，晚上交代問題或接受批鬥。

合肥的酷暑難耐，他們依然要拉磚、車水抗旱。然而，更殘酷的是無休止的批鬥。後來，馬鞍山鋼鐵廠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了，認爲安大對「牛鬼」太寬大了，每天晚上都來「幫助」他們觸及靈魂。

1979 年，「右派」得到「改正」。回顧回國以來的經歷，巫寧坤說，他每次都首當其衝，最終落得「貧歸故里生無計，病臥他鄉死亦難」的境地，不堪回首的個人劫難，也涵蓋了半個世紀的家國之痛。

1986 年，巫寧坤用九個字概括了自己的人生：「我歸來，我受難，我倖存」。此雋語源於凱撒名言轉化使用，被余英時評爲符合中國文史傳統的「春秋筆法」。

一念之差 兩種人生

而與此同時，巫寧坤當年的同窗好友李政道，卻在美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。 1970 年代開始，李作爲「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」回到中國。

回首當年，當巫寧坤滿懷憧憬登上歸國的郵輪時，前來送行的李政道或許早已預見日後種種。只是當時的巫寧坤，沉浸在「美好的召喚」之中，不知竟是騙局。一個選擇，兩個世界，令人唏噓不已。這似乎是歷史開的一個殘酷玩笑，留給後人無盡的思考。







